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
第九回 世態炎涼寸心生變幻 榮枯得失數語決機關

且說雪哇聽了森娘一席話，目定口呆。心中只不信有這等老實的人，更不信有這樣一個老實人，便有那樣一個好外國人。一面想著，把中的牌都忘記看了。定了定神，方才一面打牌，一面說道：「我不信有這等好外國人。」能君道：「這也論不定的。就是蔡以善，他初到上海時，不過在近今洋行帳房裡做茶房。一天，大班到帳房裡尋買辦說話，那蔡以善土頭土腦拿了一枝水煙袋，裝上一口煙，遞給大班。誰知外國人是不吃中國水煙的，對他搖搖頭，他卻把裝好的那點煙挖了出來，依舊放在煙盒裡。那大班見了，說他鼠惜物，便對買辦贊了他兩句。

那買辦看見外國人都賞識了他，便叫他去讀外國書、學外國話，讀了半年，略略懂了兩句『也斯哪』，買辦便告訴了外國人，叫他做了寫字樓細崽。一則也是他福至心靈，處處懂得巴結，二則也是人才難得，近來居然升了二買辦了。」

四個人一面說笑一面打牌，不覺直到天亮。玻璃窗上透出白光，方才收場，算了算帳，卻是子鏡大贏。子鏡便道：「好，我今夜請客，諸位務必要到。」諸人未及回答，忽聽得外面門聲大震，有人打門。森娘忙叫人去開時，那丫頭和阿寶都已睡了。幸得樓下同居的，出去開了門，外面急匆匆走了一個人進來。直到樓上，問：「木子鏡有在這裡沒有？」子鏡忙應道：「在這裡。甚麼事？」那人便到房裡來，道：「出了一個大竊案，失賊值到二三萬。此刻外國人惱的了不得，叫找你呢。」

子鏡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就去。」說罷那人先去了。森娘一面叫起丫頭阿寶泡水買點心，雲旂早鑽到牀上去睡了。三人洗過臉，吃了些點心，方才下樓。雪哇留心看時，原來樓下是裁縫店，三人出門分手。

雪哇回到成章棧，要想略睡片時，卻偏睡不著。悶極無聊，便走到三馬路去看又園。叩了兩下門，只得一個蓬頭赤腳的丫頭出來開門。雪哇問：「又園可在家？」丫頭道：「才起來呢。」雪哇走了進去，只見又園就在客堂裡一張半榻上睡覺，此時已經起來，卻還坐在榻上用一張被窩蓋了下身，上身穿了一條打補釘的破小襖，手裡拿著一件已變成灰色的白洋布褲子，一隻手拿著針線，看見雪哇進來，一面欠身招呼，一面放下針線，一面把褲子縮到被窩裡去。半晌方才下地，道：「花兄好早。」雪哇道：「我昨夜一夜未睡，早上無聊之極，所以來望望你。」又園道：「為甚一夜不睡？」雪哇便把赴席打牌情形述了一遍。又園道：「花兄，闊得很，結交的多是闊老。」雪哇道：「甚麼闊老不闊老，不過都是同鄉罷了。像蔡以善，我還記得他是在澳門闖豬的。隔別了不多幾年，他居然是二買辦了，無非是一步運氣罷了。」又園道：「說起運氣來，真是氣死人。言能君那廝，他本是一個木匠，因為工藝不好，生意總不如別人。

前年年底下窮的和我一般，身邊剩了一塊寡洋錢，恰好我也有一塊洋錢。我兩個同到賭台上去。」雪哇道：「這裡也有賭台麼？」又園道：「為甚麼沒有。你才說的木子鏡便是賭台上保標的頭兒。那回我和能君同去賭，我便沒運氣輸了。回來他卻一口氣中了五回寶，一塊洋錢就變了二百多。我要和他借兩塊過年，他都不肯。過了年之後，聽說他也是賭必贏，就開起一家言合隆木匠店來，此刻居然老闊了。我們這些窮朋友他一發不認得了。」雪哇聽到這裡，猛然省悟，暗想道：「他此刻窮到如此，我何苦來望他？這總怪自己閱歷不深之故，萬一和他廝混的多，他向我借錢起來，若是借給他呢，正不知何時始還，若是推托了，又未免結怨這等小人，還是遠避的好。」想罷，正搭訕著要走，又園又道：「不似你，到底是個好人。到了上海，沒有幾天，就來看我兩次。我今天就要動身，到福州去了。」雪哇道：「你到福州做甚麼？」又園道：「前回我不是和你說過的麼。隔壁那鹹水妹的東家是做兵船上生意的，此刻那兵船要開到福州去。恰好他向來用的細崽是寧波人，寧波家中有信來叫了他回去，所以那東家就叫我跟了去，好歹也賺他七八塊大洋錢一個月。先混起來再說，只是此時身邊零用錢一個都沒有，求你借我一兩塊錢。我到了福州挨到一號，支了工錢，就寄回來還給你。」雪哇道：「這個可以使得，但是我身邊沒有帶著，回來送來罷。」又園道：「不敢，等一會我來走領。船要到三點鐘開行，我一點鐘到船上去，一點鐘以前我到你棧裡去罷。」

雪哇答應了，又俄延了良久，方才出來。便走到慶雲處，托言親來多謝。坐了許久，又出來到能君所開的合隆號裡去，談了半天，問了子鏡的住址，又去訪子鏡，子鏡一見了雪哇，便拍手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，我在這裡請伙計吃飯。俗語說的好，相請不如偶遇，請坐罷，馬上就要擺席了。」雪哇道：「你不說晚上請客麼？怎麼請吃中飯起來？」子鏡道：「我此刻是請伙計。今天絕早不是有人來叫我麼？因為昨天晚上出了竊案，失賊值到二萬多。失主五點鐘報案，我六點鐘到巡捕房裡去，問明白了公事，八點鐘就破了案。巡捕頭喜歡的了不得，一連贊了我五六聲「拉姆罷溫」好不威風有體面。然而這件事我是全仗眾伙計之力，所以特地請他們吃一頓。好了，你代我陪客。」雪哇樂得答應。一會兒擺開了兩桌，請了那一班伙計入席暢飲，卻與昨夜的局面不同。所有的菜都是肥魚大肉，那一班伙計又都是歪了帽子、散了釦子、束腰帶束在馬褂外面的。

不一會狼吞虎嚼、風捲殘雲般吃個罄盡。吃完，便都散了。雪哇此時喝了兩杯酒，加以昨夜未睡，所以十分困倦了。要想回居章棧睡覺。看看子鏡家裡所掛的鐘只得十二點一刻，恐怕又園來借錢，只得強打精神延時刻，等過了一點鐘時候，方才回棧，睡了一天。等到夜來，子鏡請客時，他還是關門睡覺，竟錯過了。閒話休題。

且說雪哇自從與那一班人結交之後，每日領略些發財秘訣。

便約了一個姓袁的同鄉，合出資本開了一家米店。雪哇罄其所有，只得三千金。姓袁的出了七千，合成萬金資本，當下兩個訂了合同，雪哇不會寫字，央人代了筆，念給他聽了。姓袁的畫了押，雪哇也勉強畫了十字。從開了這家米店後，倒也年年順利，四五年間，無不賺錢。雪哇便把家眷接來上海，只有姓袁的生性孤峭，又且平日視錢如命，恐怕接了家眷來費了開消，所以向來只有一個人到店裡，生平又絕少交遊，朋友也不多一個，被雪哇看在眼裡，早就存了一個不良之心。恰好這一年夏天，上海鬧時症，姓袁的染了一病，死在店中，雪哇自少不得買棺盛殮，送入山莊，那時廣肇山莊只怕還是初成立呢。

且說雪哇打發姓袁的後事既畢，回到店中尋著了他的鑰匙，把他的箱子打開，先尋著原訂的合同用火燒了，又尋出了好些股份票及錢莊存折之類，一股腦兒都收拾到自己腰裡。然後發信到廣東給姓袁的兒子，直等到半個月後，那兒子方才趕到。

其時那米店已經弄得岌岌可危之像了。及至查考起數目來，雪哇非但把合股的事賴過，還說姓袁的虧空了數百元，少不得父債子還，要向他兒子索取。開出箱子來，除了幾件衣服之外，竟是一無所有的了。他兒子要爭論時，又苦於沒有證據，此時雪哇的羽翼極盛，如陶慶雲、陶俯臣、言能君、舒雲旂、陶秀乾、蔡以善等輩，一個個都是近來幾年新發大財的，加以木子鏡是個辦公人役的頭兒，言能君又有一個換貼兄弟金行瑞是做御史的，都幫著在場恫喝。姓袁的兒子沒法，只有忍氣吞聲，扶了靈柩回去。雪哇就安安穩穩的乾沒了這一注巨款，撇了那米店不做，另外開了一家字號，專做客貨。

開張那天，一班發財朋友都來賀喜。恰好魏又園從福州回來方到了，臉上氣色十分光彩，與大眾一一相見，敘了些契闊的話。雪哇置酒相待，席間問起又園別後之事。又園道：「說來也是慚愧。自從別後跟了兩年東家，後來船上的管事故了，東家便派了我做管事，十分賞臉，也十分信用。不多幾時，福州的福山洋行缺了一個買辦，東家便把我薦了上去。承新東家的美意，也十分相信，此刻又薦到上海有利銀行來，這都是托列位老朋友的洪福。」慶雲呵呵大笑，道：「甚麼朋友洪福，這都是東家的栽培。我們同在香港時，雖是人人心中巴望有今日，卻不敢說是一定有今日。此時巴望著了，列位知道其功在那裡。」蔡以善道：「這是各人靠本事去乾出來的。」舒雲旂道：「全靠會看東家顏色。」慶雲道：「你兩位的話都不錯，然卻不曾說到根本上來。」能君道：「甚麼根本？」慶雲道：「根本就在懂說話。你想如果不懂說話，就有本事也無從幹起。就會看顏色，也輪不到你看，所以我歷年以來所著的那部學外國話的書，近日已經發刻了，不久就可以刷印成書。成書之後，我賣四塊洋錢一部，等我們中國人看了，都從這書上學起話來，好叫一個個的中國人都懂了外國話，發了洋財，那時才知道外國人的好處呢。」能君不服道：「未必，未

必！就以坐中而論，我和雪畦都是不懂外國話的人，難道也靠外國人？子鏡是懂了外國話的了，何以他反不及雪畦？」慶雲道：「雪畦是例外的，十中無一。至於你呢？因為不懂外國話，每年所包工程，暗中吃虧的也不知多少。外國人是好人，斷不欺你，只是在當中代你翻譯的，你知道他都靠得住麼？子鏡呢？你莫說他不及雪畦，他開的那伙食行，一年要做到四五十萬的生意，也就可觀了。」

能君正要駁話，忽聽得座上一人說道：「不錯啊。」正是：

抑己揚人莫怪此公饒舌，

歐風美雨至今已遍中原。

未知發話之人是誰，又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